□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二百九十七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 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 零登照算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 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 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藏毒質 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患生於所忽 ▲禍起於細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終爲江河。古人已先我言之矣。香烟爲物雖微。每年外溢金錢。不下九千餘萬。我同胞不欲愛國則已。果欲愛國。不可以其微物忽之。

請吸眞正國貨 大愛香煙 牌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寒雲鬻字廣告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招登廣告

凡[illegible]者紙[illegible]小[illegible]。不[illegible]晶[illegible]不可愛如[illegible]刊登[illegible]存在[illegible]

晶報廣告處啓

敬謝前清御醫施燮父先生

內子患紅白帶症數年中西醫藥迄不見效 閱報載前清御醫施燮父先生寓申縣壟西藏路安康里北弄二百三十一號 姑延診治 服藥數劑霍然而愈 足見先生醫理精深 藥到病除 特登報感謝 並告患者知所問津焉

大世界對面育仁里五百九十一號 段大鵬啓

江逢治醫院

本院原係花柳皮膚專科醫[illegible]治一切生殖器等[illegible]國最新注射療法[illegible]來就診者日多[illegible]逢治[illegible]不暇[illegible]仍[illegible]每日[illegible]時至[illegible]時[illegible]一千二百號 江逢治啓

欲上便安 游海宜穩 君手

大行臺 旅新良減 社改價舍

上海博利安電料公司

老牌 博利安 電泡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總公司上海泥城橋東英大馬路 電話一千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推許 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 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 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蓋世美容品 的的嬌

此藥專治男女面部之不美 無論黃黑煙容油氣瘡痕血點雀斑白點晦痣 連塗三夜均退淨 美容之藥無過於此 並治男女狐腋臭最爲奇驗 出售以來已銷去數萬料 寄來謝函萬餘封 據稱極有神靈非常贊美 定價每料一元 六料五元 特製每料二元 外埠函購立奉 不加寄費 上海東棋盤街鳴盛里對面厚[illegible]號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 育不固 傳染妻子 貽害無窮 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 子嗣乏力 終身難孕 遺禍丈夫 豈不危哉 本醫士存心濟世 不惜工本 精製祖傳良方 供諸社會 非爲名利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 無論穿破流膿 起栗皮厚 貼此藥在二月以內 均可消散復原 既可免刀割之苦 又可除終身之患 貼一星期須換一次 貼五六張可斷根 不效退還原價 每張大洋三角 每打三元 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 寄費加一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外康里醫院 愛可購 外埠函購 從郵寄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興貴一百八號 君可本埠十號 近購取 以就[illegible]

華北新聞出版預告

本報定期八月二十日出版 先行[illegible]

由張煊先生主任其事（五）報費全年九元半年五元三個月二元六角一個月九角零售每份銅元五枚外埠直接定報費同上國外日本同歐美加倍（六）[illegible]

吳先生（前上海中報總主筆）並約李涵[illegible]

東廣西河南上海各埠已特派專員外尚有川滇湘鄂晉魯陝西保定南京浙江等處有熟悉政治社會情形者分特別普通兩種請先投稿三日合即專函訂聘不合恕不作覆（九）贈[illegible]

[illegible]方自治促[illegible]民統一（二）態度 取公開的態度無論[illegible]均可投稿（三）組織 總編輯 包天笑先生（前上海時報總主撰）[illegible]先生張蓼子諸先生分任撰述而於歐美日本暨國內重要各埠均設特派員電報通信提倡新文化[illegible]（四）增刊 每日增刊 徵明 每日隨報附送[illegible]小說[illegible]原著九尾龜之九尾龜[illegible]十四集 十三集[illegible]贈品[illegible]

館址天津東馬路三多街四號電話三一四七

十年癩頭 十日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橫盤街[illegible]胡開文筆墨社。

潘興隆鐘錶總發行 大廉價一月廣告

本號開設在上海法租界鄭家木橋西首公館馬路坐北面南已四十有年專售中西各種時式鐘表自造大小各式辰鐘修理一切鐘表洋各定價劃一頗承各界歡迎賜顧贊許物品之公道可靠不勝榮幸茲因

營業擴充 酬報老主顧並優待閱報諸君起見

特廉價行（自八月十日起至九月十日止）

大一月 在此一月廉價期內凡持本晶報廣告向總發行處購買鐘表或修理

照碼一律九折

外埠賜購可由郵寄 諸君欲備鐘表好乘此機會千萬不來一試方知言之不謬也 電話中央五千六百六十七號

千古神奇

傳授秘法勿失機會 宋代邵子遺書鐵板神數 推命爲四大秘訣之一 文人利玩之器 如法推演不爽累黍 惜有書無法問津無門 故知者絕少 鄙人爲普及同好起見 無論本外埠函授均願担任 包教速成 酬金從廉 有志好奇者請寄郵票三分至四馬路悅來旅館慕堯夫白

因時 英文專修夜學社

處於目今之商界地位最吃虧的就是不懂英文一業自大開海禁以還觸目無一業不與外人相接觸 然後可以盡其於人謀英文商業著作等件不懂英文者自覺不便發展西國商業豪傑未有不動以讀書之知識人學 則不懂英文者而抱歉之隅明數端然則而西文不可以高等最學者也 此事之關係 然欲學不可不完全日年 級 本社由就學二元不 費一學期 函索章程 本社分址 北火車站界路長興里

臌脹

消此臌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病 的外症如若用刀[illegible]末去日後仍要臌脹[illegible]本主人見此病之苦[illegible]年來的苦心始覓得此[illegible]

妙藥 回以 無憂 如若 性命 必休

世名曰臌脹無憂丹[illegible]

總發行所上海五馬路[illegible]界一百八十號正威大藥房

尚有萬應十滴水皮膚新藥中華目藥均係家常必備之品每瓶售洋一角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illegible] 三西公司

花柳聖人 愛克憐

內服外用 每瓶一元二角一元

此藥對於各種花柳病如五淋白濁下疳魚口橫痃便毒梅瘡等症既能療其已發尤善防其未然內外兼施功効卓著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四角 每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 眼痛眼赤 眼皮腫爛 眼弦眼瞼 瘡等效驗 無比患者 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詩贈本社之潛人（有序）

（丹翁）

本社同人、吁嗟闊兮、（按非韻文、本不應用兮字、破例爲之、以成句故）即至無聊賴、如寒雲及小子、亦具識者之目、使長物來歸、玩而老焉、復何不關之有、爰爲七律、以貽同社、惟限於八句、只得七人、涵秋又兩用、因當時當道故也、向隅諸友、其幸恕予、詩曰、

張丰春（春帆）秋（涵秋）舊擅名。龜（九尾龜）潮（廣陵潮）海內久懽迎。天津包管天能笑。海上何愁海不鳴。千里涵翁秘書去。九門馬二汽車行。賦閑到了寒雲我。也有晶晶六眼睛。

交易所與文界

（拈花）

上海自從交易所的潮流怒發以後、捲入那漩渦的人、一般實業家、商業家、老官僚、小政客、風起雲湧、也不必說了、却連那法政家王正廷博士、教育家朱叔源先生、和一位鼎鼎大名的名士、忽而出家、忽而還俗、中國第一女畫家備良人、廉南湖大和尚、也動了發財之念、這可見交易所的勢力、真不小啊、現在交易所的養成所、已經開得不少了、交易所的書、也出的不少了、交易所的報紙、也已經發行了、有這許多法政家教育家在那裏提倡、自然一天膨脹一天、然而這一回交易所風潮、我略加觀察、廣東人加入的簡直沒有、就只一個楊小川、也不是商界中人、廣東人魄力甚大、爲甚不做這發財事業呢、這也是個疑問啊、江浙兩省人中、加入交易所者最多、別省人次之、這個結果、往後再瞧罷、

□是冷眼非不平

不平別有不平者。小子原來冷眼觀。端是自甘爲李代。却非人令戴張冠。畫蛇畫虎終郡幻。呼馬呼牛又底干。六句吟成新立派。任它超聖翻詩壇。

昨以自爲詩祖宗者、欲冷眼不平諸人姓氏、不佞憶曾爲斯數人之一、恍惚爲不平之署名、乃自嘲不平、而以不平成歪詩以答、詩成函發矣、始覺其非、蓋不平自有不平、不佞實冷眼也、急再抓詩一首、以辨是非、願自爲詩祖宗者鑒之、而自有其不平者諒之、

寒風寒雨異異大。雲海雲山處處雄。是幻何如非幻好。冷觀自與側觀同。眼前眼底朦朧外。非霧非花繚亂中。不道桃僵甘自代。平平仄仄唱丁東。

又抓一詩、盆分明矣、

□賦得頭、是道尋頭字

（不著一字詩人）

不着一字之秀才詩、自剃頭詩出也、頭與六句詩問題、確有連帶關係者也、因頭以及頭、故遂戲爲頭頭是道詩、精博諸大頭翁一粲、

幾人播腦復顛頭。碼子眞成活壽頭。萬事何如藏拙好。出風頭便觸霉頭。戲他頭外亂霉頭。（誤指詩祖宗爲六句詩作俑者）到底終歸弗色頭。兩劍一金空鑄錯。詩翁爭肯作寃頭。

煩惱都因強出頭。可憐獃騰與獃頭。江瑞柱偽無言說。始信丹翁是滑頭。我也從嚥啥話頭。却什露尾更藏頭。是非那用分明說。會意由人自點頭。袁安臥雪慣蒙頭。（謂不平先生）蕃地衙寒出一頭。漫道這場公案了。花頭或恐要翻頭。

▲勘誤　廿一日報端「再答詩祖宗」詩第一首第三句、『八面玲瓏』之『八』字、誤排人字、附正於此、

□亦舞臺之武家坡

（小隱）

上海各舞臺、近來專門排新戲、對於角色、就不十分注意了、所以老戲、絕無可聽、即如武家坡這齣戲、雖然還有唱的人、除了亦舞台之外、大概沒有能聽的、亦舞台前番是王又宸合白牡丹唱、不能算怎樣的大好、在今天這舊劇凋零的時候、總算[illegible]得去、這次重張旗鼓、這齣武[illegible]是高慶奎台小楊月樓唱、現時[illegible]也可算得是頭一分了、昨天[illegible]聽了一回、高慶奎的扮相、幾[illegible]但是想起譚老板、當年的風[illegible]覺得有仙凡之別了、嗓音近[illegible]如前、唱的腔調、也是瓏瓏[illegible]譚像的地方、就是一個低音[illegible]鞍肚帶等身段、倒還是譚老[illegible]規矩、不過後來、同王寶川覲[illegible]段嫌多、況且[illegible]過甚、反覺[illegible]雅了、全戲以[illegible]唱得最好、行頭[illegible]未見這次回來[illegible]矩了、小楊月樓[illegible]了上海、[illegible]穿的蟒[illegible]不如王又宸穿來[illegible]是他的[illegible]似乎沒有[illegible]三角眼了、小楊[illegible]小梅、把眼皮上畫[illegible]好、可以相個雙眼皮、[illegible]黑白分明、畫不好、[illegible]法、鼻梁兩邊、重[illegible]得高了、唇上滿抹[illegible]畫的吊起來、[illegible]很相北京八月十五、賣的那個兔兒爺、我說節快到了、果如所言、倒也很時髦的呢、笑話歸笑話、我總要勸他改改良纔好、他的嗓音、近來是很好的了、但唱滿是老生腔、無論唱得、那一往直前的神情、於旦角、似乎也不大對勁、

那日這齣戲、還有兩段笑話、高慶奎的薛平貴、進窯後、旦角唱完了十八般作的什麼官、慶奎一聲也不言語、小楊月樓沒法子、只得斷他一聲好、慶奎也同他一聲好、兩人周旋移時、方想起詞來、這是慶奎的錯、小楊月樓聽說賞眞不封、就站起去了、你想那[illegible]結果眼淚、慶奎只得連念兩句[illegible]上前來、小楊月樓重又跪下、這是小楊月樓的錯、二人眞是老唱戲的、還會有這個錯、可見唱老戲是很不容易的啊、

□述劇裝

[illegible]後場、[illegible]略對述[illegible]至兩一出上場、卽可[illegible]衣外褌襪去、[illegible]可多留內衣、[illegible]不可不去、蓋兩[illegible]臺步卽不能如[illegible]褲、則先着彩[illegible]纔着彩襪、（彩襪卽劇所用之厚底襪、非彩色也、）再着水衣、而後淨面、面淨後、坐裝几前、對鏡抹紅於頰、法以硃或胭脂、微塗於兩目之上下而勻之、上至眉爲界、下連及頰、復以硃或胭脂、塗頰骨上、而亦四外勻之、中深外淺、不可留露痕跡、日間可淺、燈下須深、兩頰必同色、不可徹有濃淡、紅色既塗、則戴網巾、先以網巾、齊眉覆首、而復束至齊髮爲止、再以巾後兩帶、斜交勒於眉上、而上吊之、吊至額、則緊緊其帶於巾上、再取水紗漫平、蒙於額上、下覆及耳、兩耳上輪、亦勒入紗內、使人自後勒之、先挑出兩耳上輪、而後自眉心將額、適中而止、挑成半圓形、不可中狹、卽將水紗扣緊盤於巾上、紗既勒、則以硃或胭脂、微塗眉心及額際成直形、約一指闊、又以筆剪去其鋒、染墨畫眉、原眉略使上豎、畫至水紗之邊、使與紗連、關與原眉同、不可過濃、至此、裝畢、待將登場、則就大衣箱、着應着之戲衣、復就盔頭箱、戴應戴之戲冠、若掛鬚者、則取一鬚掛之、頭箱者、整之、與已而頰合、中央、於唇齒相接之處、使緊貼上唇之棱、若置唇上、則失美觀矣、上裝規序、雖或有不同、而上所述、要無大謬矣、

□海上歌舞之狀況（六）

（小隱）

亦舞臺前由鼓手芟及劉振廷、編諸葛亮招親一劇、強令王又宸承認爲得自岳家者、一時已死之譚鑫培、乃又在劇場上大出風頭、然而寃矣、王又宸既北返、此劇遂亦停演、亦舞台乃以歇夏聞、玆者重張旗鼓、聘來高慶奎、此次慶奎嗓音、寬泛韻味遠不如前、登台以來座客雖不寂寞、以視諸葛亮招親、則似稍遜、是以台主仍擬排演、商之高慶奎、欲其代又宸而飾諸葛亮、詎慶奎堅執不允、有甯可辭約不能從命之說、觀於此、則慶奎頗較又宸爲有價値也、

諸葛亮招親、既爲亦舞臺所編、例以出版界之版權所有、則對於翻刻者、勢必追究也、此次大舞台排諸葛亮做親、雖易招爲做、然不能不算翻刻、未開亦舞台有追究之事、始頗疑之、嗣乃探知兩家立有條約、如亦舞台招親時間、大舞台卽不做親、以示避讓、今亦舞臺既不招親、則大舞台落得做親也、

天蟾舞台之狸貓換太子、此番重演、顧曲者之熱度、遠不如前、今所恃爲後盾者、惟鮑超招親耳、聞之個中人言、鮑超招親、內容殊不見佳、以視換太子且有遜色、欲其號召、舊國支撐、恐猶南轅而北轍也、

小楊月樓此番來滬、能戲較前爲多、日前演混元盒中之金針刺紅蟒、不知爲何人所授、訛謬處不勝枚舉、所服之衣、始終爲白、而蟒形亦爲白色、當易名曰、金針刺白蟒、不得謂之刺紅蟒也、

鐵窗閒話（四）

（疑始自北京寄）

星辰成毀、變化不已、此天體之所以生、百物存滅、遞嬗不已、此地球所以生、細胞新陳更迭不已、此人類之所以生、大凡拓都之生機、一寄乎么匿之有代謝、么匿代謝之用既絕、拓都於是不得不死、（莊子所以有方生方死之說）吾人由壯而老、由老而死、實因細胞推陳出新之力漸衰、以至於消失之故、此蓋爲學者之所公認、十數年前、不佞恆以爲、苟使有術可保一身細胞推陳出新之力、厥用永永不息、吾人卽可永永不死、而自不佞理想推之、此術固有必得之理、不佞因頗致力於生物生理諸學、（尤注重徵生物學）覬於此術此理、粗有所掬獲、東游所抱目的有三、印證長生不老之說、蓋其一端、（其二、在就所持心力論及根據於易之循環天演論、卽井上圓了所謂輪化論、求徵驗於彼方學者）旋以聞所聞而往、見所見而歸、沈潛之志、不能無所窺爽、加以生事累人、乃置不復究、

本報特別啓事

□啓事一　本報創辦以來、至本年八月底止、業已二載有半、承各界不棄、銷路日廣、除隨神州日報附送外、單獨銷[illegible]逐漸[illegible]日發行、增刊無定、[illegible]所謂三日兩張、[illegible]見、仍不失晶字之原義也、特此預告、

□啓事二　本報自九月起、改爲三日兩頭見以後、報價改正如下、零售每張仍洋[illegible]年一元六角、[illegible]各埠加倍、[illegible]

□啓事三　[illegible]月一日、[illegible]二年半之間、出足三百之數、內容皆爲特別稿件、閱者幸希注意、凡讀神州日報、及直接訂本報一月以上者、[illegible]贈送不取分文、[illegible]

□啓事四　凡投稿者、請於封面、書明晶報館編輯部收、勿用個人名義、否則如有遺失、槪不負責、此啓、

□張丹斧鬻書例

丹翁獲漢熹平殘碑、因寬隸草之奧、遂取唐人碧高石室記、遂得行楷之神、施於豪墨、極盡工妙、[illegible]屏幅四尺[illegible]（小屏不寫）[illegible]題跋五金、壽誌壽屏別議、惡紙不書、磨墨加一、先潤後作、宣右恩袞寒雲訂、收件處、本報館、上海四馬路商報館、四馬路震亞書局、各大箋扇莊、

□愛克司光錄（第二集）□七○

小說　（李涵秋著）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夜歸家　賞鶯花美人春中酒

于是疾轉了口風、接着說道、這是我的角子、要你絮絮問他則甚、袁大昌忙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角子、小老兒不過白問一句罷了、既是老太太生氣、便請老太太示下、要糴多少白米、范氏向他啐了一口、笑問道、你眞個把人麻煩得要死、一角錢一升、平時糴慣了的、你量給我二升好了、…… 袁大昌嚇了一跳、暗中忍笑道、我猜着了、這東西不是他偷得來的、一枚金四開、他全不知道價目、哦、我說這婆娘不曾見過世面、一定是在大路上拾得、且不管他、也是我的造化、合當享受這股小財香、當下忙將那金四開、側側的放落在抽屜裏、然後拿起升子、揀那上好的白米量了二升、范氏擄起前面衣服緊緊兜着、三腳兩步、搶入厄家、他兒子露蘭已經起身下床、劈頭向他母親吆喝道、米有了、酒在那裏呢、范氏苦臉着臉說道、通共祇有這些錢、怎麼能夠又買米又買酒、露蘭怒道、這是甚麼話、那錢除買米、還剩得十塊左右呢、敢是吃你賺上腰包了、…… 幾句話直急得范氏賭起牢瘟咒兒來、尤自發話道、哎呀、你媽雖窮、道不得連個角子都不會使用過、（虧他覓還說嘴、）露蘭急道、你可瞧見那角子、顏色是黃的是白的、范氏冷笑道、黃的白的、分量還不是一樣、露蘭又道、咊、照你這樣講、世界上的金子、都不值錢了、你且把米告訴我、這米是在誰家糴的、等我自去和他理論、做買賣的人、不公平交易、轉欺負人家婦女、憑我這本領、不將他那座牢鋪子、拆卸得一乾二淨、也稱不起在外間冲鋒打仗的好漢、（看他此時、何等威武、）范氏沒法、只得將他引出門外、指着那雪地上腳印子、（用筆細緻乃爾、）說道、路上還不曾有人行走、你該照我這腳印、走不多半里路、那鋪子店號、叫做袁大昌、露蘭挾着一腦子的憤氣、將衣帶緊束了束、還有一支小手槍、也把來揣入懷裏、和瘋虎似的、一口氣跑過那座石橋、果不其然、早見一家米鋪、牆角上貼着紅紙、標得清清楚楚的袁大昌三個字、店門半掩、階沿側近、却有一個女孩子、穿着緊身猩紅小襖、背着臉在那裏、用笤帚掃門口的雪、（景中人、人中景、寫得恁地濃艷、）露蘭却不曾留心、冲近前怒喊道、議事的快出來和我廝見、……

□八[illegible]事

（孤許自北京寄）

遜清末造、王孫帝冑[illegible]遊行街市、以爲笑樂、[illegible]浮蕩好嬉遊、卽慶以揚妓樓[illegible]、與論所計者、近集若干人、組織一會、每星期會食一次、人月納十元、以半供飲食、餘購彩票、中則會衆朋分、名曰財神會、遇會中人生日、則別更醵資爲之稱觴、新曲林某[illegible]行樂之法、取京師下流社會[illegible]種種不堪之語、分書若干紙、每書一人生日、用拈鬮法、使其人自拈一紙、視書何語、卽引伸語義、狀其形態、成爲諸稽劇、以賀其人、以得至不堪者爲最榮、是日共在林某宅中爲某姓稱觴、先期拈得『背板凳上天橋』一語、乃以瓜藕供兔兒爺、繪橋[illegible]之上、開板凳油瓶油刷[illegible]三字所湊成、[illegible]某始營是業於海上、不利、折而至天津、自炫於法[illegible]大橋、稍利、未幾入都、乃大利、一身之外無長物、惟凳一、瓶一、刷一、必攜之而行、都人愛其潔、趨之若鶩、然所以能爾、則臨時德配某某夫人密爲策畫之功也、『諸語、嬉戲之事、何所不可爲、而必反乎『一言相辱拔刃相加』之性、甘儕於至賤至此、洵不可思議之極者、所謂將亡必有妖孽者非邪、聞中有二三尙知自好之士、亦頗不以爲然、非特反時不赴、卽分認之資亦不給、恐一經輿聞、轉瞬已亦將膺此辱典也、

慶壽

奇談　（疑始自北京寄）

頃聞不佞所用鼓手見告、宣外西草廠某宅某日慶壽、傳清音佐稱觴、某適從彼處來、所見極離奇之致、蓋几案所供、非壽星而爲小兒所玩泥製兔兒爺、壽桃盤中、雜以瓜藕、堂中懸壽字立軸、天頭白紙上、繪橋一、橋上有長凳、凳上伏裸男子一、作醜態、旁置油瓶油刷各一、立軸兩側、懸泥金聯、但記首一字、右爲龜、左爲兔、每客至或妓至、必有人持燈照使諦觀、相與撫掌大笑、（時在晚間）誠不知其何所取意、卽云好滑稽者故以此資戲謔、然何至惡作劇乃爾乎、不佞聞言、雖未嘗不解『背板凳提油瓶上天橋』爲京師罵人最下劣之言、然此家如此安排、要亦莫名其妙、意者亦解放聲中應有之文章、信所謂奇談也已、（不佞記此既畢、尙自疑所述或爲譫語、然同時徵之曾至其家者、亦矢言眞有此種形景、祇可以京師之大無奇不有八字評之而已、）

□覃齋雜詩

肖屬平分十二辰。淮南舊藏已先申。精刻白玉都徼妙。歷歷如生寫上陳。

漢玉十二生肖、凡十二枚、白玉質、滿暈、間有黑斑、咸如豇豆大、同時出土、無一損缺、雕鏤工整、細逾毫髮、辰龍一枚、猶依三代刻玉蟠龍之舊、故斷爲漢物、玉質與制作、俱非唐以後所能有也、予昔所見玉製十二生肖、或舊而不全、或全而不舊、無一𥡴而無憾者、今忽覯此於平湖、亟購留之、嫏如此刻之徼小、雖不完者、亦不經見焉、

漢人王拓字同成。小印朱斑白玉禁。兩面刻文穿帶佩。文兼凹凸說東京。

漢王拓、同成、兩面玉印、白玉朱斑、通體晶潤、方漢尺七分、高五分、面文曰、王拓之印、背文曰、王同成印、兩面王字皆朱文、餘俱白文、此人蓋名拓、字同成也、此印俗謂穿帶印、銅造甚多、玉質者絕罕、昔惟陳簠齋有之、古而不精、且剝蝕過甚、他無見焉、頃獲此於平湖、質既明美、刻尤精妙、洵銘心佳品也、（附原印）

美人贈我古歌傳。糾繆知非直五千。色銹斑斕光爍灼。一刀兩字獨金塡。

漢新莽金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史志謂直五千者、誤矣、泉制絕精、質極厚重、一刀二字、以黃金錯文、効法古幣之錯金爲文也、朱綠斑斕、深濃若漆、且斬削如新鑄、蓋出土未久也、

□何月山幸乎不幸

（遊天）

去歲予曾在本報著一文、標題曰何月山之長板坡、所以斥何月山也、寒雲十八日、何月山之標題、竟見於本報、何月山之幸也、本報之不幸也、乃濟充紀念特刊之本報、載某君記海上歌舞之狀況、至許何月山爲守規矩之武生、某君素以評劇名重海上、得其獎許、自屬聲價十倍、然則何月山幸乎不幸、

□雙聖人會

（寵天）

前天有人告訴我、說胡四聖人請張丹斧介紹、去拜會胡三聖人、登門請益、起初我並不相信、因爲我知道四聖人向來自命不凡、目高於頂、有誰奇瑰偉的詩才、大於秀才的頭銜、寫肯俯首下心於一個留學生呢、後來打聽打聽、眞有這會事、可見得聖人之心、竟也有時虛懷若谷了、三聖人經這一捧、不曉得怎樣的歡喜呢、然而且慢高興、我記得從前吾們北大有一個教員、他到日本去從章太炎先生學文、太炎先生因爲他不夠程度、就請黃季剛先生教他、當時他也很佩服黃季剛的、後來回國、同黃先生同事、怕人知道他的底細、便竭力排斥黃季剛、並且把黃先生父親的名字改作自己的名字、現在文士翻臉不認人、照這樣看、三聖人還不知是禍是福呢、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交學界的雙聖人會、總算是一樁盛事、將來胡四聖人也許有與三聖人討論的洋洋大文出來、飽我們眼福呢、

□寒雲先生賜鑒　無意中得一知己、信非偶然、本擬趨謝、聞台駕暫去平湖、何日返申、乞於報端賜示、除將拙集呈教外、尊藏古件、敢求一觀、未知能見許否、貴寓上海何路、幷乞書明爲感、

□吳淞楊先生鑒　尊函已爲丹翁失去、貴校地址、丹又秘不見告、賜示請寄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九百〇六號朱宅收下轉交詩收、

□冷眼夢游士同鑒　如蒙賜函、請不必由張丹斧代轉、改寄以上地址可也、拙集函到卽寄、不誤、詩頌首

一年有半（五四）

（天笑戲述）

梳頭的道、五小姐、你不要說、阿寶這雙眼睛是好的啊、五小姐道、要講現在、那還了得、他梳一條辮子、要摸多少時候、橫豎我起來得遲、也儘在牀上、聽了好笑、我就喚他道、阿寶、你牙子刷了幾回了、再要刷下去、牙齦都要刷破了、他聽得我醒了、纔悄悄的走開別處去、好在我房間裏化妝品多、雪花粉啊、生髮水啊、香肥皂啊、各種的香粉香膏、儘他亂用、除了我許多貴重的香水、他知道我非常愛惜、不敢偷用、其餘的我也不去說他、儘管他去用罷、從前走上人前、便換了一股香味了、所以許多爺們、都賞識他起來啊、說着、向伯濤回眸一笑、伯濤到底沒有叔禮這般老結、不覺臉兒通紅、五小姐招着叔禮道、三少、我替你講句話兒、叔禮便把耳朶湊過去、老五道、這位大少姓什麼、是你的什麼人、叔禮道、他姓吳、是我的表弟、排行第一、你叫他大少很對、老五點點頭、又說你昨天來了、不給一個信、早知道你來了、我要到你那裏來游玩、你可是還住在東方旅館嗎、叔禮道、正是、三層樓上、一問就知道、老五道、我昨天給一個客人代碰和、回來的時候、差不多天亮了、所以今天起身得很遲、不然、這時候我頭早已梳好了、早的時候、也出去了、你們還沒有吃夜飯嗎、我請你們吃大菜去、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